

開放文學 – 科幻寓言 – 新紀元

第七回 呼將伯擬破潛水雷 謀抵禦商用綠氣炮

話說這時黃之盛正在計點日間那軍艦上遇難的兵弁，共計折閱了若干名，內中受了傷送到醫艦上調治的有多少，要軍政官一一查明，以便再行撤調戰艦前來補足前數。忽聞得溫燃要稟報緊要敵情，使立刻傳見，問是什麼事件？溫燃道：「啟元帥，敵人因為聽說越南王要出兵幫助中國，先用水雷與舊蔽的船舶，把越南海港塞斷，使他兵艦不能進出。現在又探知了我軍的情形，料著沿途燃發的水雷，是我軍所為的，所以特出許多潛水雷艇，暗下裡來算計我們。元帥若要破他潛水雷艇，除非把洪繼泉邀來相商，或有個善策。」黃之盛聽說，便道：「正是，本帥也是這樣算計。為今之計，你須作速到瓊州去一走，把洪繼泉邀到這裡來，與他商量這事，不可有誤。」溫燃奉了黃元帥的將令，口裡答應了一聲，立刻回到自己坐的偵探艦中，起子碇，直指東南方洋面，連夜行駛，一路思量：這潛行雷艇乃二〇世紀以來海戰最為凶毒之利器，非設法把他破除，此番我軍的損害，斷然不少。據此而論，這設法破潛行雷艇一事，乃此番行軍的第一要著，無怪元帥要急急去邀洪繼泉了。不說溫燃心下暗想，且說這偵探艦到第二日上，抵了瓊州海口，兩岸炮台上的守兵，坐了舢板前來，驗明是中國的船，許他放進口去。溫燃便留心觀看兩岸，可有極大的雄樹沒有？

看了三四里路，雄樹的蹤影全無。溫燃心下好生驚訝，便教把艦身靠岸，自己上岸去觀看。誰知甫上了岸，就見百步之外，有一株幾圍大的老雄樹，生在那草地之上，那樹根的圓徑，足足有三四丈粗細。於是溫燃趕忙走近前去，對這樹仔細一看，只見樹腹中空，旁有一窟，直通樹頂。從外面看去，渾如一座破窠一般。當即挺身而入尋覓德律風所在。尋了半日，只見有半片破甕，擱在那地下，遮住了尺餘的樹根。試近前把破甕揭將起來，果然看見裡面安設一個德律風。便將電機搖了幾下，隨即聽得那邊有人查問是誰，並問為什麼事。溫燃就把自己的名姓來歷，暨因為要破潛水雷艇，擬請洪總統過去扶助一事，細細說了一遍。只聽見那邊答道：「此事我不能做主，請你少待，等稟知我的總統去。」溫燃待了半刻鐘工夫，又聞德律風錚錚作響。溫燃忙問是誰，只聽那邊答道：「我便是洪總統。」

黃元帥那裡的事情，我已都知道。至於那水底潛行雷艇，卻是百年來海軍最毒之器。這艇在水裡，駕駛的不過兩三人或一二人，然不論何等船，一經該雷艇從水中放出炸彈，立時即被炸碎。該雷艇在水中行走，初時有氣管兩條出於水面，以吸空氣，現在越造越精，那氣管只須每日浮出海面四五丈，餘俱藏伏水底，人不能見。海水既深且闊，縱使兩軍都有此艇，也不能得其來往蹤跡，所以甚難防禦。本總統現在制有一種寶鏡，名為洞九淵，此鏡雖不能制服那雷艇，然持此以航行海面，已可免潛水雷艇掩襲之虞。本總統現准將這洞九淵鏡二〇具，奉贈與黃元帥，而且立刻便派人送往，以表區區愛種之忱。足下請即行回去，替我致意黃元帥，料想足下見了黃元帥繳令時，那鏡子早已送到了。」說罷，便寂然無聲。溫燃此時不敢停留，就遵了洪繼泉的吩咐，匆匆回到艦中，打從原航路駛回，不題。

且說黃之盛在那洋面上停了兩日，這日正在盼望溫燃的消息，忽然看見遠處洋面上有一枝小小檣桿，上面掛著一幅三角扯線船篷，下面亮晶晶的，彷彿似有小玻璃屋一座，向自己艦隊裡一直駛來。那行駛的速率，足足一點鐘可行一百海裡。黃之盛連忙扯起號旗向他查問時，可怪那小檣之上，也扯起號旗，說是有事要過這邊來面談的。黃之盛心下甚為疑訝，猜不出他是哪一國來的，是個兵船商船，但料他決不是敵人的兵艦，於是便換上一桿號旗，許他駛到自己隊裡來。那船見了，果然瞬息之間，就到了面前。從那玻璃小屋裡鑽出一個人來，向黃之盛的坐艦看了兩眼，把船慢慢地移到坐艦之旁，一手抬著一隻白藤箱子，說要面見黃元帥。黃之盛見了，教把這人傳上坐艦來。那人見了黃之盛，行了個鞠躬之禮，說道：「啟元帥，敝總統因為溫探長來說，元帥在此受了敵人潛水雷艇之厄，特差某送上寶鏡二〇具，聊作臂助。敝總統說現在政務甚忙，恕不親身過來了。」黃之盛道：「我那溫探長是何時見你們貴總統的？」那人答是今日早間。黃之盛聽說，甚為駭異，道：「你們何以來的如此之快？這可奇了。」那人道：「某坐來的這鐵殼小艇，每點鐘要行七〇海裡，所以自瓊州洋面到此，只消三個鐘頭夠了。」黃之盛道：「這鐵殼小艇是誰創造的？」那人道：「某曾聞得敝總統說，前此九〇餘年，挪威有個操航業的人，名叫布祿德，曾經受過那政府賞給的副管駕文憑，嘗自出心裁，創造這鐵殼小艇，係由阿洛生德機廠承造。此艇純係鐵質，形如蛋殼，除艇面上設有玻璃舵樓一座，以便駕駛外，只有堅樁一根，餘無別物。船中龍箍，安有活動機關，或升或降，均可隨意。佈德祿曾自坐此船，由挪威至美國聖露意斯地方賽會，橫過大西洋，為時不過兩日有半。現在某坐這艇，係仿佈德祿舊法所造，所以有如此快捷也。」黃之盛聽罷，便問：「貴總統見惠的寶鏡何在？」那人道：「現在艙外。」黃之盛教左右取進那只白藤箱子來打開看，乃是一架機器，可以令他浮在水面，底下嵌有一鏡，人在上面將機輪略轉幾轉，那鏡子旁邊就發出一股電光來，其光能透過木石，纖毫畢見，又可把這鏡放在水底，不論水之淺深，都能燭照無遺。黃之盛看了半天，忽然看見那鏡旁注有許多細字云：

此鏡係西曆一千九百零四年，意大利人卑那所發明最新之奇器也。此器能下瞰海底，照見海底各物，不論如何深淺，皆能洞察毫芒。又戰時船長賴以認識布設水雷之所在，及預知潛水水雷之來襲。航海上藉以創制海圖，如陸地之易。海底電線公司，藉以排除各種難事。航行之船隻，藉以察知船下之岩石沙堆，得免危險。船客藉以觀照水中游魚，宛如活動電畫，益增娛樂。誠新奇有用之器具也。卑尚制有升取器一種，能拾取海中之物，大而沉沒之鐵甲艦，小而金銀珠寶及美術器之沉沒者，無不可自由拾取云。

黃之盛看畢，暗想：這升取器也，是戰時必取之物。幾時須得問洪繼泉借為用才好。一路想，一路又看機器的側面，見是大書著「洞九淵」三字，便又問那人道：「你們的貴總統說有二〇具鏡子見賜，這裡不過一具，不知其餘的可曾帶來麼？」那人道：「一概都帶來，只要元帥派兩個小校，隨同某回到艇上，取來便了。」黃之盛點點頭道：「甚好。」當下便派了六名親兵，跟著那人上船，去搬那洞九淵的鏡子。少時，果然陸陸續續又搬了九具過來。那人見鏡子已搬畢，便對著一個親兵道：「拜托老兄在元帥前代稟一聲，說某就此回去復命，恕不再行叩辭了。」說罷，把身子一扭，鑽進玻璃舵樓，那小艇就如飛一般，駛回瓊州去了。黃之盛聞知那人已去，自悔方才不曾把要借升取器一用的話，向他提及，甚為可惜。於是便傳了海傳兩統領到來，教他每人領了兩副洞九淵去。一副交與前行的先鋒艦，一副留作自用。又另取兩副出來，一副放在自己坐艦上，一副交秦監領去。就命秦監的偵探艦在水底細細偵探，敵軍有潛水雷艇來襲，立刻用暗號通知。吩咐已畢，把其餘的藏在本艦的軍械庫內，以備緩急之需。等到第二日，溫燃的偵探艦方始回來繳令。黃之盛道：「洪繼泉那裡已派人把寶鏡送來，一切的事，本帥已經盡知。此番你的辛苦，已替你登在功勞簿上了。」溫燃慌忙致謝而退。黃之盛部署已定，傳令全部艦隊，一齊起碇西行，不提。

且說魯森總督全軍駐在錫蘭島，連日接得越南先鋒隊的來電，說洋面浮電轟壞了中國軍艦兩艘，其一艘立時沉沒。魯總督頗為歡慰。未幾，又有電來，說中國艦隊，不知帶子什麼電器，把沿途的水雷燃發了〇餘具，現在因水雷不能取勝，已派了潛水雷艇六艘，前往掩襲。未幾，又有電來，說潛水雷艇僅奏效一次，中國艦隊現在都攜有寶鏡，那寶鏡裡面射出的白光直透海底，潛水雷艇被他照得明明白白，不能再行偷襲。中國艦隊已逼近越南，不日恐有大戰，須請總督示下定奪。魯總督連接了這兩起的電報，心下好生焦急。無奈各國雖陸續派有艦隊來到，並沒有什麼行軍利器帶來。接著西支那把巴拿馬運河占了，美兵屢次往攻，無不挫敗，不得已，只得電商各國政府，說中國的艦隊利害，我軍為保全同種起見，說不得要請各國公議，可否准將海牙平和會所議禁的綠氣炮，權用一二次，以免一敗塗地。一面電覆越南洋面的先鋒隊，說中國海軍遠道而來，須要趁他未遑養息之時，竭力迎敵，使他不敢輕進，庶合著兵法寧我薄人毋人薄我兩語。原來這時魯總督派往越南洋面的先鋒隊，只有頭等戰鬥艦四艘，二等戰鬥艦六艘，此外就是潛水雷艇二艘，偵探艦一艘，病艦一艘，都是英德兩國的海軍。

先鋒隊司令官，乃是德國海軍提督顯利，曾在南非洲立過戰功，也算一員猛將。這一天接到魯總督的覆電，便傳令大小各艦，

一齊起碇，直指東方洋面進發，以便遇著中國艦，可以迎頭痛擊。中國的偵探艦，探知這個消息，趕忙回來報入中軍。黃之盛急傳令與全部艦隊，教按著兵法，排成陣勢，緩緩而行，以便敵艦來到，把他圍在核心，殺得他片甲不回。正是：

爭存又演新歷史，劇戰同登大舞台。

畢竟不知黃白兩軍，以後在何處洋面交戰，孰勝孰負，且聽下回分解。